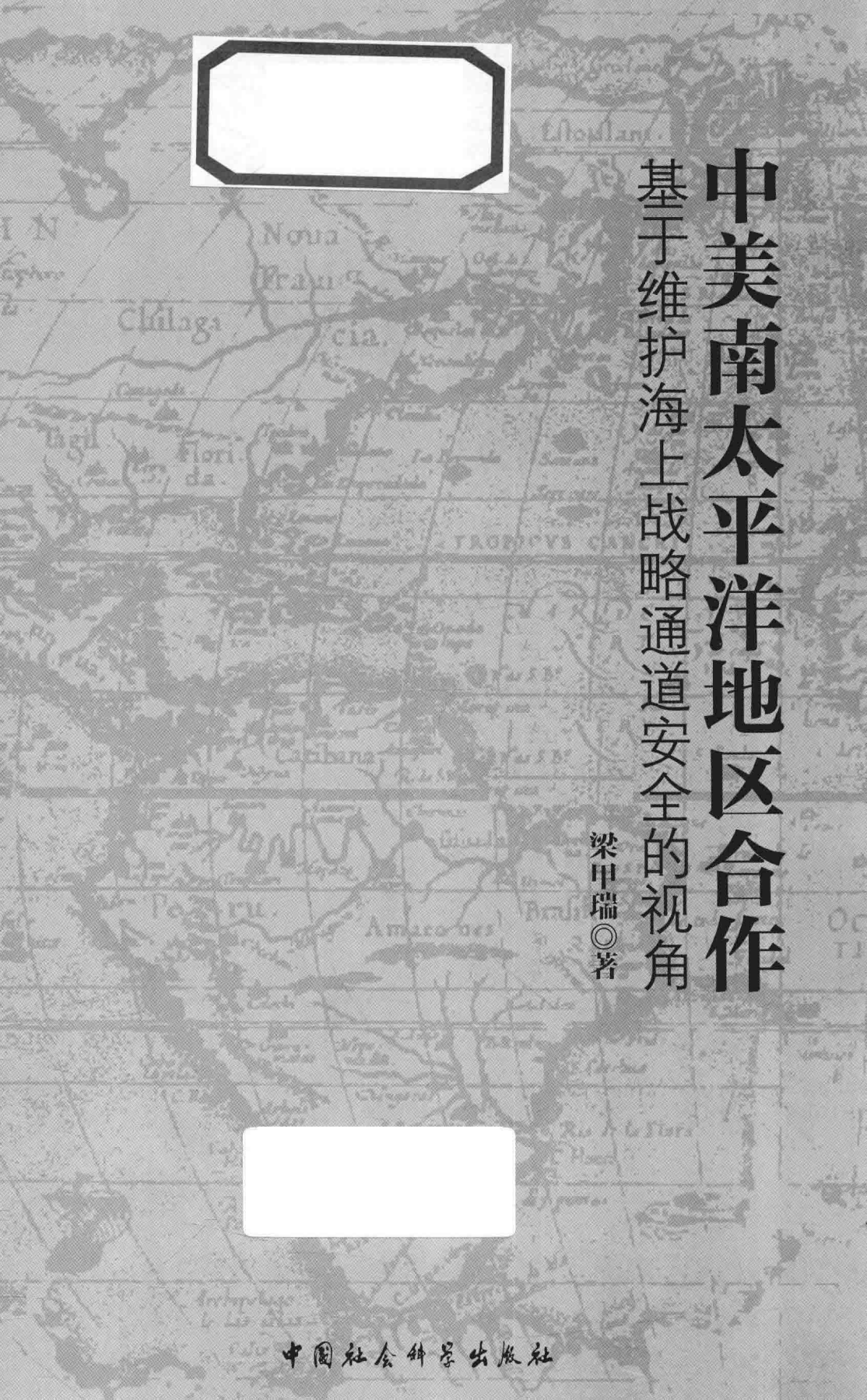


中美南太平洋地区合作

基于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视角

梁中瑞◎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美南太平洋地区合作

基于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视角

梁甲瑞◎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美南太平洋地区合作：基于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视角/梁甲瑞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7

ISBN 978 - 7 - 5203 - 2116 - 7

I. ①中… II. ①梁… III. ①南太平洋—海上—国家安全—研究
②中美关系—研究 IV. ①E815②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783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耿晓明
责任校对 万文华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6.5
字数 275 千字
定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梁甲瑞（1984- ），2017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2018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现为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师、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全球海洋治理以及太平洋岛国研究；任职以来在《太平洋学报》《德国研究》等国内知名期刊上发表论文近20篇；目前正主持国家海洋局委托项目“中国与小岛国海洋高层会晤机制研究”。

内容简介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和地缘政治的发展，南太平洋地区的海上战略通道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现实安全威胁，来自国家行为体的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南太平洋地区威胁海上通道安全的主要因素。

本书梳理了中美为维护南太平洋地区海上战略通道安全所采取的战略，认为中美目前在南太平洋地区处于一种“软平衡”的战略态势，合作将是中美在南太平洋地区的主流，这也符合中美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需要。在中美两国的海上通道战略中，印度、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南太平洋拥有广阔的地缘政治环境，特别适合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域外国家开展合作，而并不是建立在相互威胁基础上的消极竞争与零和博弈。

封面设计:  Studio

序 言

近年来，地区、国别史研究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海洋史以及海洋战略研究颇受关注，大有成为一门显学之势。梁甲瑞博士的《中美南太平洋地区合作：基于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视角》一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问世的，是国内首部有关这一专题的研究著作。

南太平洋地区总面积 3000 多万平方千米，陆地面积约为 55 万平方千米。除巴布亚新几内亚外，其余皆国小民寡，但均拥有相当可观的海洋专属经济区。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南太平洋地区不为外界所知晓。新航路开辟后，南太平洋地区才逐渐揭开其神秘的面纱。18—19 世纪，西方主要列强纷纷染指这一地区，并把这一地区作为它们炫耀武力以及攫取殖民利益的场所。在殖民实践中，一系列旨在实现殖民利益的概念或模式纷纷出笼，比如“无主地”“先占原则”、托管、保护国、殖民共管等。与欧洲老牌殖民国家相比，美国是一个后来者。孤立主义的原则让它蓄积了足够的实力，并寻机介入太平洋事务。如 19 世纪 80 年代，在由国际干预而导致的萨摩亚内战中，美国就对英德两国瓜分萨摩亚持反对立场。由于美国的介入，《柏林条约》于 1889 年签署。美英德三国据此对萨摩亚实行共管。1899 年，美德订立新的分割条约，德国占领西萨摩亚，东萨摩亚由美国统治。可以说，到了 19 世纪末，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新兴殖民国家了。1908 年，美国的“大白舰队”（The Great White Fleet）访问了澳大利亚。在英帝国一统外交与防务战略的前提下，此举意味深远。它预设了两种可能性及其前景：（1）在自身安全遭遇威胁的情况下，澳大利亚既可以一如既往地依赖英帝国的防御机制，也可以

向美国发出协防之请求；（2）美国不仅有实力巡游赤道以南的太平洋地区，而且必要时可以随时出现在那里。

一战后，日本占领了德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这在战略上与美国形成了竞争态势。不过，太平洋战争前，美国海空军的主要活动范围仍局限于北太平洋地区。太平洋战争期间，为有效反击日本，美国西南太平洋地区司令部就设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许多国家的命运，也让世界历史进程注入了更多的美国元素。二战后初期，美国的战略视野聚焦北太平洋地区，这不仅是因为它在这一地区拥有一些属地，而且它的很多重要军事基地也棋布在这一地区。所以，当澳新双方尤其是澳方提出要与美国缔结防务同盟条约时，美方不仅没有心动，甚至一点兴趣都没有。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如美国不愿意为英联邦国家承担防御责任，因为如若那样做，就有可能与英国之间有种扯不清的关系；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与防御战略思想尚未完全退场，等等。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地区在战后初期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中地位不显。如1945年4月24日，美国的一份“太平洋安全蓝图”出台。这是根据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对太平洋进行考察之后拟定的一份报告。该委员会建议说，为了美国、西半球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美国应该控制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以及应该取得对马努斯（Manus）、努美阿（Noumea）、圣埃斯皮里图（Espiritu Santo）、瓜达尔卡纳尔（Guadalcanal）的“所有权”，而珍珠港、关岛、塞班岛（Saipan）、马努斯和努美阿应被看作是美国海军的主要基地；次要的基地则包括中途岛、冲绳岛、苏比克湾和帕劳（Palau）。但是不久，有关参谋人员就对上述方案做了一定的修改。在美国的首要基地中，南太平洋基地无一在列。此时美国的太平洋战略的中心是在西北太平洋地区。让美国太平洋战略布局发生调整的转折性事件则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朝鲜战争被视为亚洲冷战的开始，也是美国调整对日战略与政策的重要动因。当美国决定与日本签订“软”和平条约并且希望对方成为对抗远东共产主义势力的前沿堡垒时，它就不得不迁就澳新双方提出的缔结三方同盟条约的要求，否则这两个太平洋战争时期的盟国就不会与美国一道在

对日和约上签字。由此可见,《澳新美 1951 年同盟条约》的签订使得美国与这一地区的防务与安全建立了一种战略上的关联。不过,让美国真正意识到南太平洋地区之于自身战略的重要意义还是由于其强大竞争对手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活动。20 世纪 70 年代后,当苏联与南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岛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签订一系列双边合作协定时,不仅澳大利亚坐不住了,美国更是针锋相对,予以反制。如 1977—1978 年,美国决定设立小区域发展援助项目,以扩大其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影响力。美国不愿意看到苏联在这一地区扩大影响,进而威胁在它看来无须担忧的战略后方。苏联解体后,其在这一地区的政治乃至军事存在就失去了支撑下去的必要性和物质基础,而美国因缺乏战略对手也逐步淡出这一地区,用梁博士在书中的话来说,这是美国“善意的忽略”。进入 21 世纪后,地缘政治以及国际关系格局均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变化。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强势崛起令西方世界很不适应,欲在全球政治、经济、军事甚至文化层面对中国进行限制与打压。美国的“重返亚太”以及“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此意图也毫无避讳。2012 年 8 月 31 日,第 43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在库克群岛(The Cook Islands)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大洋岛国——太平洋挑战”。这个主题很有意思。我们无法得知会议主办方和参与方敲定这一主题的深意和寓意,但它确实折射了太平洋岛屿地区在众多有影响力的国家介入之后所显现的一种战略竞争态势。对于任何一方来说,这无疑都是一个新的课题。值得玩味的是,美国方面罕见地派出由国务卿希拉里率领的多达 50 人的团队高调与会,并动用一艘航母负责后勤保障。这是迄今为止美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美国此举的意图昭然若揭:一方面强化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感,另一方面旨在平衡中国在这一地区日渐扩大的影响。“美国又回来了”成为奥巴马时期美国南太平洋战略的一个很形象的描述和有趣的注脚。

中国是一个海陆复合型国家。我们的先人们很早就有了这方面的意识,并在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后来时运不济、国势羸弱,闭关锁国成为封建王朝的政策,中国逐渐蜷缩在欧亚

大陆的东端。改革开放前，海洋几乎成了中国与有关国家发展关系的一道屏障。经过四十多年的励精图治，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30%，俨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如果说海洋在过去成为一道很难逾越的障碍，而今天海洋在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中却是一个便利的通道，成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符号。中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其海岸线总长达3.2万千米，其中大陆海岸线1.8万千米，岛屿海岸线1.4万千米。显而易见，海洋决定了中国国家利益的深度和广度。中国是一个能源资源进口大国，又是一个制成品出口大国和资本对外输出的重要国家。海洋无疑是中国经济的生命线。因此，海洋战略是中国经济战略和防务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海洋战略还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或目标的重要路径之一。2014年11月21—23日，习近平对斐济进行了中国国家主席的首访，并且同八个与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屿国家领导人举行了集体会晤。习近平指出：“中方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我们真诚希望同各岛国分享发展经验和成果，真诚地欢迎岛国搭乘中国发展快车，愿同各国深化经贸、农渔业、海洋、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将为最不发达国家97%税目的输华商品提供零关税待遇。中方将继续支持岛国重大生产项目以及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建设。”这是新时期中国发出的与南太平洋岛国发展包括海洋战略在内的多领域、宽口径合作的最清晰的信号。2015年3月，中国有关部委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南，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经南海到南太平洋。”众所周知，“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离不开海洋通道安全的维护，而且海洋通道安全的维护具有多维含义与意义。诚如本书作者所言：“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与畅通，不仅关系到一国日益扩大和延展的海外经济利益的安全，还牵扯到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关系、国际关系和国家的战略地位、战略安全。因此，任何维护海上战略通道的行为都不是单纯的军事行为，而是一个国家走向世界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重大战

略问题。”对把建设海洋强国视为国家战略的中国来说，这一学术见解定能引起广泛共鸣。

一个是把太平洋视为自己“内湖”的守成大国，^①一个是把走向远洋的海洋战略视为崛起标志，以及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己任的新兴大国，中美两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竞争与摩擦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注意到，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中提出了构建蓝色伙伴关系的倡议，“中国政府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致力于推动联合国制定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海洋领域的落实，愿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一道开展全方位、多领域的海上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建立积极务实的蓝色伙伴关系，铸造可持续发展的‘蓝色引擎’”；中国不以武力相要挟，不以谋求一己之利为目的的新型海洋战略为南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合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时代语境。从南太平洋地区来说，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较为脆弱，海上战略通道安全面临诸多威胁，如海盗、有组织的国际犯罪等，而岛国自身无力应对这些问题与挑战，需要有关国家尤其是中美这两个大国予以合作与支持。这是《中美南太平洋地区合作：基于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视角》着力论述的问题之一。那么，如何构建这一地区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机制？梁甲瑞博士不仅提出了“共荣共存、和谐有序”“有法共依、多边合作”“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建议，还把南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作为中美双方进行战略合作的目标。从中美两大国的国际影响力、所肩负的国际责任以及国际机制在协调各方利益时的独特作用来看，上述观点可谓切中肯綮。

在新的地缘政治框架下，南太平洋地区的地缘重要性被赋予了新的认识维度和高度。无论是曾经在这一地区纵横捭阖的英法、一贯视

①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2014年9月9日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演讲中就谈道：“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是一个守成国，对此我并不赞同。其实，美国一直都在调整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美国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而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国家，会不断产生新的想法，同时美国在全世界进行着合乎常理的冒险。”参见倪世雄《中美关系：故事和启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7页。

南太平洋岛屿地区为自家后院的澳新，还是希图成为一个有区域甚至全球影响力的日本和印度以及不甘受到轻视的俄罗斯，这些国家在南太平洋地区都有各自独特的利益，均对这一地区的海上战略通道予以高度关注。比如2018年5月，澳大利亚政府发表声明将澳方将在图瓦卢首都富纳富提（Funafuti）设立特派使节。在解释这一决定时，朱莉·毕晓普（Julie Bishop）外长说，图瓦卢是“太平洋的一个重要伙伴”。曾经在这一地区建立庞大殖民网络的英国近年来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变化表示关切。2018年4月，英国宣布将在瓦努阿图、萨摩亚和汤加开设新的特派使节职位。英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全球足迹的扩大还将确保英国及其盟友有能力抵制试图削弱英国的国家的有害影响力。”而新西兰外长温斯顿·彼得斯（Winston Peters）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我们缺席，其他势力将会在那里。”梁博士在文中花了相当的篇幅对上述国家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变迁做了一个历时性的梳理。这种梳理不仅丰富了对本著主题的认识层次，也为相关课题的拓展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背景知识甚至分析视点。

作为一部具有拓荒意义的著作，该著还存在一些有待深入思考和全面检视的地方，如对中美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共同利益以及如何构建合作机制着墨较多，而对两国在共同维护南太平洋海上战略通道安全时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中美两国在这一过程中的竞争和矛盾却未给予充分注意。作者也许会担心，这会冲淡本著的核心主题。其实，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只要厘清合作与竞争的辩证关系，并在行文中予以精巧布局，其论证与说理的效果就会超出预期。

南太平洋地区进入国际学术语境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当殖民探险家、航海家、商人以及传教士带回有关这一地区的种种记忆时，有关这一地区的学术思考和著述活动就随之而起。此后，南太平洋地区或者更广泛的太平洋地区的学术研究节点都与这一地区所发生的具有变革意义的事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如20世纪60年代在太平洋岛屿地区出现的非殖民化运动；冷战时期美苏在这一地区的战略较量；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出台与域外国家对岛国的援助；全球气候变暖

对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等，这些既饱含厚重的历史情节又有现实冲击力的事件都会引起世人的瞩目以及学界的浓厚兴趣。中美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竞争与合作是近几年渐受关注的一个国际现象和学术命题，西方学界已有一些观点较为鲜明的研究成果问世，但多属一题一议，鲜有系统性或深度研究的作品。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基础更为薄弱，很多读者对南太平洋地区较为陌生，对中美两国的南太平洋战略知之不多，甚至对中美在维护南太平洋地区海上战略通道安全而开展的合作不抱希望。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有鉴于此，《中美南太平洋地区合作：基于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视角》一书在学术上的创新价值以及对现实的观照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期待这部学术著作能引起国内学界尤其是大洋洲研究界的关注。

汪诗明

2018年6月3日于苏州

目 录

绪论	(1)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4)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7)
三 研究方法、创新点、难点和重点	(20)
第一章 海上战略通道的战略价值	(24)
一 海上战略通道的概念界定	(24)
二 国家大战略与地区战略	(30)
三 大战略、地区战略与海上通道战略	(34)
四 日本和俄罗斯的海上通道战略	(38)
第二章 南太平洋地区的海上战略通道价值	(51)
一 数量众多的战略岛屿	(52)
二 重要的海上航线	(53)
三 价值重要的海峡群	(55)
四 未来主要的能源运输通道	(56)
五 南太平洋海上战略通道的争夺	(60)
第三章 中美在南太平洋的战略利益	(70)
一 美国在南太平洋的战略利益	(70)
二 中国在南太平洋的战略利益	(73)
三 南太平洋地区脆弱的环境	(78)

2 | 中美南太平洋地区合作：基于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视角

- 四 战略环境的改变：世所瞩目的南太平洋地区 (86)
- 五 中美南太平洋地区“软平衡”态势 (101)

第四章 中美各自维护南太平洋地区海上战略通道的

安全 (112)

- 一 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通道战略 (112)
- 二 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通道战略 (129)
- 三 域外其他国家对中美海上通道战略的影响 (144)
- 四 太平洋岛国对中美海上通道战略的反应 (168)

第五章 中美共同维护南太平洋地区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 (173)

- 一 南太平洋地区海上战略通道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 (174)
- 二 调整战略目的 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 (183)
- 三 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需要 (189)

第六章 南太平洋地区海上战略通道安全机制建设思考 (197)

- 一 共荣共存 和谐有序 (198)
- 二 有法共依 多边合作 (203)
- 三 合作共赢 和平发展 (219)
- 四 推动南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建设 (223)

结论 (232)

参考文献 (235)

后记 (248)

绪 论

界定南太平洋地区的概念比较复杂。根据相关文献,“太平洋岛屿”或“南太平洋”是该地区最合适的标签。“太平洋岛屿”包括22个岛屿政体,它们从属于太平洋共同体。“太平洋岛国”与这个用法类似,区别于太平洋岛国论坛的14个成员国。除了完全自治的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国之外,“太平洋岛屿”也包括半自治的领地,比如美属萨摩亚、法属波利尼西亚、皮特凯恩群岛、瓦利斯与富图纳、新喀里多尼亚、塔希提等。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UNCTAD)认为,“太平洋岛国”这个术语准确地概述了太平洋的两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4个发展中国家以及5个最不发达国家。南太平洋地区的区域特点不仅衍生出了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完全成员国资格,而且包含地理区域的半自治的领地、明确概念化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这些都被称为“太平洋岛国”。基于此,南太平洋地区的人口统计不仅仅限定于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国,也包括努美阿的南太平洋委员会。^①

就地区概念的界定而言,太平洋岛国论坛(PIF, Pacific Islands Forum)和南太平洋委员会(SPC, South Pacific Commission)比较重要,因此,有必要梳理一下这两个区域组织的历史及功能。1947年,六个宗主国^②在澳大利亚成立了南太平洋委员会,以更好地管理这个地区。它们在《堪培拉协定》的框架下建立了这个组织,目的是恢复二战后

^① Helen Ware, “Demography, Migr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Pacific”,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2, No. 4, 2005, p. 437.

^② 六个宗主国是: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荷兰、英国和美国。

的南太平洋地区的稳定秩序，支持管理独立的领地以及使得太平洋地区的人民受益。1962年，萨摩亚成为第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于1965年成为第一个获得南太平洋委员会完全成员国资格的国家。1983年，第23届南太平洋会议在塞班举行，所有22个太平洋岛国和领地被确认为具有完全南太平洋委员会投票权。1997年，南太平洋委员会在第50届大会上更名为太平洋共同体，以体现该组织在太平洋地区的资格。目前，26个成员国包括22个岛国和领地，4个前宗主国（荷兰与英国分别在1962年和2004年退出，即放弃了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利益）。2015年11月，作为合法名称的太平洋共同体被批准使用。^①

1971年，在五个获得独立或自治地位的岛国（斐济、汤加、库克群岛、瑙鲁、西萨摩亚）的倡议下，南太平洋地区的另外一个重要区域组织——太平洋岛国论坛成立。这些国家与英联邦一直有联系，而且数年来，一直与太平洋岛国生产联盟（PIPA, Pacific Islands Producers Association）^②合作。新西兰举办了第一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获得了观察员的资格。论坛领导人看到了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前景，并在1967年至1969年的南太平洋大会以及1970年斐济独立庆祝仪式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南太平洋地区需要一种政治层面上的新型区域组织，以战胜国家建构所面临的挑战。这样一个区域组织将为太平洋岛国提供一个关于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公开、自由讨论的平台。^③

在界定了太平洋岛国的概念之后，有必要从地理上和历史上对南太平洋地区进行概述。地理上，21个政治实体分布在南太平洋上，构成了南太平洋地区的总体框架，大致从西北端的北马里亚纳群岛到南端的新喀里多尼亚和汤加王国、东端的法属波利尼西亚。南太平洋地区总面积约为310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约为55万平方公里。除

① “SPC History”, Pacific Community, <http://www.spc.int/about-us/history/>.

② 太平洋岛国生产联盟成立于1965年，主要关注新西兰市场橡胶的生产。该组织于1973年被南太平洋经济合作局取代，被认为是第一个本地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③ I. J. Fairbairn, Charles E. Morrison, Richard W. Baker, Sheree A. Groves, *The Pacific Island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1, pp. 70-71.

了巴布亚新几内亚之外，绝大部分太平洋岛国陆地面积较小，尽管它们有着广阔的海洋专属区。南太平洋地区处于国际政治的边缘地带，远离热点地区，而且岛国之间处于相互孤立的状态，相互之间联系不方便。从地理上看，所有的太平洋岛国都很小，许多岛国面积是特别小。岛国的地理结构和离散程度（degree of dispersion）不尽相同。太平洋群岛可以分为三类：①复杂蛇纹石构造。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以及新喀里多尼亚都属于此类。②高密度火山结构。代表性的有拉罗汤加和库克群岛。③珊瑚环礁。这类主要有托克劳、北库克群岛、瓦利斯与富图纳和马绍尔群岛。大部分岛国都属于第一类，多山且地形崎岖。一些岛国，比如纽埃和萨摩亚，相对比较紧凑，只有一个或几个临近的小岛。相反，其他许多岛国由很多岛屿组成，这些岛屿散落在广阔的海洋上，比如，基里巴斯、法属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就属于这种类型。除此之外，岛国之间极端分散的状态导致了非常严重的交通、社会服务等基础设施问题。^①

历史上，太平洋岛国人民虽然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经来到这些岛屿，但直到四百多年前西方探险家到达后，他们才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美国学者林肯·佩恩（Lincoln Paine）认为：“当欧洲的水手们在16世纪穿越太平洋之际，他们不但震惊于它的宽度——从厄瓜多尔到菲律宾之间大约有10000英里，而且也震惊于数不清的岛屿以及其中绝大多数岛屿都有人定居的事实。1768年，法国探险家路易斯·安托万·德·布干维尔（Louis Antoinede Bougaunville）在探险中来到了土阿莫土群岛，发现了这里的居民。数年之后，英国的詹姆斯·库克船长认为，他在学会群岛（Society Island）遇到的居民的祖先起源于西太平洋，因此应从东印度群岛追溯他们的行进方向。在大约经历了7个世纪之后，波利尼西亚群岛西部的居民开始向东和向南航行，远洋探险活动随之

① I. J. Fairbairn, Charles E. Morrison, Richard W. Baker, Sheree A. Groves, *The Pacific Island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1, pp. 3-4.